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姑蘇志卷十

明 王鏊 撰

水

吳號澤國水經所謂萬水所湊觸地成川者也其
源西自太湖東入於海承衍支漫不能詳舉舉其
大者疏於篇

太湖在郡西南三十餘里禹貢謂之震澤周禮謂之具
區謂之五湖左氏謂之笠澤其實今之太湖也五湖

之稱不同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翻云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雲溪西通荆溪北通滬湖東連韭溪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今湖亦自有五名自莫釐山之

東與徐侯山相值者中為菱湖

周迴三十里西口澗二里

莫釐之

西北與菱湖連者為莫湖南連莫湖東逼胥山者為

胥湖

二湖各廣五六十里

長山之東曰游湖

周五六十里西口澗二里其東岸即

樹長山之西北連無錫老岸曰貢湖

周迴一百九十里洞庭實錄云

禹治水嘗駐

于此故名

別有金鼎湖

吳王泛舟鼎湖于此故名

梅梁湖

吳時進梅

梁至此舟沈失梁故名

東臯里湖其浸則通謂之太湖按此則

五湖為太湖明矣然周禮職方揚州其數具區其浸

五湖則五湖當別有所在而范蠡乘舟入五湖口司

馬遷登姑蘇而望五湖實又指此蓋不可考其大三

萬六千頃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五百

里占蘇湖常三州北有百瀆納建康常潤數郡之水

南有諸淩納宣歙臨安苕霅諸水東南之澤無大於

此其東濬入于河為三江

吳楊泉五湖賦畧乃天地之玄源陰陽之所徂上值

箕斗之精與雲漢乎同模受三方之灌溉為百川之
巨都居揚州之大澤苞吳越之具區南與長江分體
東與巨海合流太陰之所結玄靈之所遊追湖水而
往還通蓬萊與瀛洲爾乃詳觀其廣深之所極延袤
之規方邈乎浩浩漫乎洋洋西合乎濛汜東苞乎扶
桑日月於是出入與天漢乎相望左有包山連以醴
漬岸寧崔嵬穹窿紆曲有平原廣澤漫延旁薄原隰
陂阪各有條格茹蘆葦蘼蕪隱軫肴錯街風之所出零
雨之所薄梁李顥涉湖旋經義興境頓擢石蘭渚震
澤為何在今惟太湖浦圓徑縈五百盼目眇無覩高
天淼若岸長津雜如縷窈窕尋彎磻迢遞望巒嶼驚
飈揚飛湍浮霄漾懸岨輕禽翔翔雲漢游鱗憩中許點
謁天時陰曉岩舟航舞馮河安可徇靜觀戒行旅宋
鮑照自礪山東望震澤瀾漫潭洞波合沓夢嶂雲漲

島遠不測崗澗近難分幽篁愁暮見思鳥傷夕聞以此藉沈疴棲迹別人羣結言非盡書有念豈數文唐宋之問望太湖宿帆震澤口曉渡松江瀆棹撥魚龍氣舟街鴻鴈羣信潮頓覺滿晴浦稍將分氣赤海生日光搖湖起雲水鄉盡天衛嘆息為吳君謀士伏劍死至今悲所聞薛據泊震澤口日落草木陰舟徒泊江汜蒼茫萬象開合沓聞風水洄泓值漁翁竄窳逢樵子雲開天宇靜月明照萬里早鴈湖上來晨鐘海邊起獨坐嗟遠遊登岸望長洲寥落星欲盡瞳矐氣漸收行藏空自秉知識仍未周伍胥既伏劍范蠡亦乘流歌竟鼓枻去三江多客愁李紳范子蛇冠履扁舟挽霄漢嗟予抱險艱怵惕經瀾漫窮通泛濫勞超適殊昏旦浴日盪層空浮天祿無畔依灘落葉聚立浦驚鴻散浪疊雪峯連山孤翠崖斷風帆同巨壑雲矗成高岸宇宙或東西星辰沈粲爛霞生頰洞遠月吐青瑩亂豈復問津迷休為呂梁嘆漂沈身詎保覆

溺心長判湖越郡異鄉嬰童及為翫依稀占井邑嘹
唳同鵝鸛舉棹未宵分維舟方日旰徵斯濟川力若
鼓凌風翰易狎當悔遊臨深固知嘆王昌齡太湖秋
夕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月明移舟去夜靜寃夢
歸暗覺海風度蕭蕭聞鴈飛白居易早發赴洞庭舟
中作闔閭曙色欲蒼蒼星月高低宿水光棹舉影搖
燈燭動舟移聲洩管絃長漸看海樹紅生日遙見包
山白帶霜出郭已行十五里惟銷一曲慢霓裳宿湖
中水天向晚碧沈沈樹影霞光重疊深浸月冷波千
頃練飽霜新橘萬株金幸無案牘何妨醉縱有笙歌
不廢吟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泛太湖
書寄元稹煙渚雲帆處處道飄然舟似入虛空玉
盃淺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終黃夾綸林寒有葉
碧琉璃水靜無風避旗飛鷺翩翻白鷺鼓跳魚撥刺
紅澗雪壓多松偃蹇巖泉滴久石玲瓏書為故事留
湖上吟作新詩寄浙東軍府威容從道盛江山氣色

定知同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夜泛陽
塢入明月灣即事寄崔湖州湖山處處好淹留最愛
東灣北塢頭掩映橘林千點火泓澄潭水一盆油龍
頭畫舸銜明月鵲腳紅旗蘸碧流為報茶山崔太守
與君各是一家遊皮日休泛太湖聞有太湖名十年
未曾識今朝得遊泛大笑稱平昔一舍行胥塘盡日
到震澤三萬六千頃頃頃玻璃色連空淡無類照野
平絕隙好放青翰舟堪弄白玉笛疎岑七十二雙雙
露寸戟悠悠然嘯傲去天上搖畫鷁西風作獵獵驚破
罨涵碧倏忽雪陣吼須臾玉崖圻樹動為蜃尾山浮
似鼉脊落照射鴻濛清輝蕩拋攬雲輕似可染霞爛
如堪摘漸暝無處泊挽帆從所適枕下聞彭江肌上
生瘰癧討異足邇迴尋幽多阻隔願風興良便吹入
神仙宅甘得一蘊書永事嵩山伯陸龜蒙東南具區
雄天水合為一高帆大方滿羿射爭箭疾時當暑雨
後氣象仍鬱密乍如開彫籠聳翅忽飛出行將十洲

近坐覺八極溢耳目駭鴻濛精神寒結粟坑來斗呀
豁涌處驚嵯岿嶮異拔龍湫喧如破蛟室斯須風妥
帖若受命平秩微茫識端倪遠嶠疑格筆巉巖見銅
闕左右皆輔弼盤空儼相趨去勢猶橫逸嘗聞咸池
氣下注作清質至今涵赤霄尚且浴白日又云構浮
玉宛與崑閬匹肅為靈官家此事難致詰纔迎沙嶼
好指顧俄已失山川互蔽虧魚鳥空聲聒何當授真
檢得名天吳術一一問朝宗方應可譚悉方干長天
接廣澤二氣共含秋舉目無平地何心戀直鉤孤鐘
鳴大岸片月落中流却憶鷗夷子當時此泛舟王禹
偁除夜寄洞庭羅評事歲暮洞庭山知君思浩然年
侵曉色盡人枕夜濤眠移棹風吹浪開窓雪滿天無
因一乘興同醉太湖船○郡僚方賀正獨宿太湖稜
階下羞為吏船中祇載僧折梅和薄雪煮茗對孤燈
應笑排衙早寒靴踏曉冰羅處約三萬六千頃湖侵
海內田逢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南國春將盡東溟

勢欲連何當灑為雨無處不豐年范仲淹吳山無此
秀乘暇一遊之萬頃湖光裏千家橘熟時平看月上
早還覺鳥歸遲近古誰真賞白雲應得知○有浪即
山高無風還練靜秋宵誰與期月華三萬頃○平湖
萬頃碧謝客一開顏待得臨清夜徘徊載月還蘇子
美望太湖香香波濤閱古今四邊無際莫知深潤通
曉月為清露氣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鱸肥人膾玉洞
庭柑熟客分金風煙觸目相招引聊為停撓一楚吟
梅堯臣東吳臨海若看月工青冥河漢微分練星辰
淡布熒細烟沈遠水重露裊空庭孤坐饒清興惟將
影對形錢昭度平生愛具區島嶼夾波湖竹雨籠瀾
瀾花烟滋鷗鵲神仙疑有宅魚鰲自為都何事勞長
想機雲本在吳楊備漁船載酒日相隨一箇蘆花深
處吹湖面風收雲影散水天交照碧琉璃范成大囊
風閣雨半晴陰慘澹誰知造化心委命沈浮惟一葉
計身輕重亦千金紅塵猶道不勝險白浪莫嗔如許

深晚得薊山堪寄纜卧聽鼉吼與龍吟○古來此地
快蓬心天繞明湖日照臨一鴈雲平時隱見兩山波
動對浮沈衰髯都共荻花老醉面不如楓葉深簪戶
釣徒來問訊去年盟在肯重尋姜夔茫茫復茫茫中
有山蒼蒼大哉夫差國坐占天一方夫差醉蓮宮巨
浪搖不醒越兵從何來奪我玉萬頃年年亭上秋一
笛千古愁誰能知往事飛下雙白鷗唐桂芳向晚推
蓬望羣山隱約青篙工排陣勢野飯雜魚腥水濶疑
無地天低剩有星吳音相爾汝聊復慰飄零許謙周
迴萬水入遠近數州環南極疑無地西浮直際山三
江歸海表一徑界河間白浪秋風疾漁舟意正閒李
溉之衆水東南會三江左右通夫差中習戰范蠡此
休功鷗鳥青銅鏡魚龍紫貝宮扁舟嗟未遂蕭散愧
漁翁朱德潤扁舟去何所渺渺太湖陰依依桑梓村
拍拍枕寒淖飛雲入遐睎鳥道橫青岑篙師戒勿渡
柔櫓力不任我身雖骨立未宜折壯心放船當中流

浩歌激清音何當披宮錦再作峨眉吟高啟月夜遊
太湖欲尋林屋隱還過洞庭遊遠水初涵夜長天盡
作秋湖如青草澗月似白蓮浮萬壑風傳笛三更斗
挂舟葉應隨鳥散山似趁波流浩蕩吾何適鷗夷不
可求楊基天帝何年遣六丁鑿開混沌見雙青湖通
南北澄水鑑山斷東西列畫屏掩雨龍歸霄漢暝網
魚船過水雲腥乘風欲往終吾老角里先生在洞庭
張羽具區涵空濶一葦凌風度烟花亂晴天浪色生
寒霧遙山含碧氛青蒲冒孤渚解帶俯清流開襟散
塵慮乍聞商婦歌或見漁舫聚微茫姑蘇城綠縹洞
庭樹緬思底定功疏鑿有遺處懷安諒非賢臨深豈
無懼且當趣歸楫沿洄難可住○具區維南澤洪瀦
奠吳會并包潢汙聚涵育魚龍大崩浪撼坤樞水氣
積陰晦蒼茫神靈遇極目光炯碎中有兩洞庭秀氣
迴相對峭立根虛無接影浸淡瀕飛鳥去何窮長垣
亘天外風波多險阻舟檣亦傾壞緬想懷襄初洪濤

渺無界賴茲神禹功底定永無害吳越何區區向此
角成敗賢哉鵠夷翁臨風發長慨吳寬孤蓬遙蹕太
湖心著雨高山水墨深積氣上蒸炊已熟弱流西注
壓將沈不因迢遞辭清賞轉覺空濛助醉吟詩裏白
公誇月夜未知
奇觀屬春陰

三江松江婁江東江也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史記
正義曰三江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
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
七十里至白蜆湖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
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曰三江口

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

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

吳郡志云按司馬相

如上林賦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
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潢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
河去太湖數千里外中隔大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
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滂
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
孔安國曰彭蠡江分為三入于震澤後為北江而入
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大山其
末乃遽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
汝自從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豬陽鳥
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之則彭蠡水之
所豬三江水之所入未必謂入于震澤也震澤之源
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今三江故

道古今變遷已不可堅定然禹貢之說謂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為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亦水之理也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毘陵北界東入于海據此則水經亦謂中江北江皆在震澤傍近但其跡不可考耳與孔安國謂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為北江以入海遠近絕不同按太湖西南湖州諸溪從天目山下西北宣州諸山有溪並下太湖太湖東北流各至三江口入海其湖無通彭蠡湖及太湖處並阻山陸諸儒及地志等解三江既入皆非也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按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解三江既入失之遠矣郡國志引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韋昭曰三江為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水經亦載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虞氏志林云江於彭蠡分為三又云江自太湖出于海屈

曲七百里世遂以韋昭為謬謂錢塘浦陽元不與震澤相關也水經謂浦陽一名潘水在會稽界而彭蠡乃宮亭湖去震澤更遠虞氏之說尤荒唐今松江之傍有小村落名三江口鄺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起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謂此地史記春申君傳云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正義引戰國策三江之浦即此是案三江口異名者三姑備錄之

按今三江一自太湖從吳縣鮎魚口北入運河經都城之婁門者為婁江一自太湖從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為松江一自大姚分支過澱山湖東至嘉定縣界合上海縣黃浦由黃浦經嘉定江灣青浦

東北流亦名吳松江者為東江其實皆太湖之委也
三江之外其支流一派東出香山胥山之間曰胥口
周益公遊山錄云太湖東邊兩山對峙南曰胥山北曰香山一水曰胥口又東出吳山
之南曰白洋灣又東一派北出曰鮎魚口

胥口之水自胥口橋東行九里轉入東西醋坊橋曰木
瀆香水溪在焉又東入跨塘橋與越來溪會曰橫塘
由跨塘橋折而南為走狗塘荷花蕩在焉

自香水溪分派遠出西山而東為上沙水其北流為

落星涇東流為沙涇

范成大上沙夜泛因倚船窓看斗斜起來風露滿天涯亭亭宿

驚明孤葉閃閃涼螢入稻花月下片雲應夜雨山根炬火忽人家江湖處處無窮景半世紅塵老歲華

白洋灣折北匯於楞伽山之下曰石湖湖界吳縣吳江

之間有茶磨諸峯映帶頗為勝絕相傳范蠡從入五

湖處

許渾自楞伽寺晨起泛湖碧樹蒼蒼茂苑東佳期迢遞路何窮一聲山鳥曙雲外萬點水螢秋

草中門掩竹齋微有月棹移蘭渚淡無風欲知此路堪惆悵菱葉蓼花連故宮羅隱陪曹使君遊湖水蓼花紅稻穗黃使君蘭棹泛迴塘倚風藻荇先開路迎旂鳧鷖盡著行手裏兵符神與街腰間金印綵為囊少年太守熟庸威應笑燕臺兩鬢霜范成大初歸石湖曉霧朝暾紺碧烘橫塘西岸越城東行人半出稻

花上宿鷺孤明菱葉中信脚自能知舊路驚心時復
認隣翁當時手種斜橋柳無限鳴蜩翠掃空又約隣
人至石湖窈窕崎嶇學種園此生邱壑是前緣隔籬
日上浮天水當戶山橫匝地烟春入葑田蘆綻笋雨
傾沙岸竹垂鞭荒寒未辨招君醉且吸湖光當酒泉
攜家石湖賞拒霜水上晴雲綵蝶橫許多蜂蝶起船
行漁樵引入新花塢兒女扶登小錦城艷粉發粧朝
日麗濕紅浮影晚波清誰知搖落霜林畔一段韶光
畫不成姜夔除夜自石湖歸苕溪細雨穿沙雪半銷
吳宮烟冷水迢迢梅花竹裏無人見一夜吹香過石
橋○笠澤茫茫鴈影微玉峯重疊護雲衣長橋寂寞
春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桑間篝火却宜蠶風土
相傳我未諳但得明年少行役只栽白苧作春衫鄭
元祐越來溪上水融融閒鷓鴣夷棹底風暖霧黃消
治平寺燒痕青入館娃宮笙歌作樂年年少魚鳥關
情處處同弔古從來易興感尚循華髮繫孤蓬戴良

束髮企名都遊宦及茲年遂陪登瀛侶來上汎湖船
水光耀殘日林影溢中天巖穴停桹見樓臺鼓枻看
蒼蒼斂暝色暮暮曳寒烟菰蒲有餘淒鷗鷺相與閒
窈窕趨迴浦蕩漾媚遙川水宿怯宵清蓬卧愛月穿
俯視潛夜魚仰睇衝曉鷺窘身懼浮霄斂志慚躍淵
何當謝冠履歲晏此盤旋高文度石湖寫景闔閭臺
下越來溪處處西風颭酒旗翠壁丹梯開短軸黃花
紅葉入新詩鎔金霜蟹需高價蘸甲香醪輒滿卮落
日去程驢背穩短琴雙笈一童隨高放遊寶積山遂
汎石湖雲山擁春郭煙花漲晴川看花入山中諸峯
恣攀緣客吹玉管笙合以金柱絃清音度碧嶂松風
助冷然宛若鸞鳳吟要眇入紫烟行人盡矯首謂遇
雲中僊下山興未闌相攜更登船虹收嶺外雨鳥沒
湖中天嵐翠破夕陽樓閣影倒懸酒傾綠脂膩鱸斫
瑤絲鮮獨恨無紅粧清波照嬋娟微風吹帆緩欲使
歸途延衆賓起歡呼舟仄水浸舷迴艫掠寺過楊柳

山門前此地有離宮美人艷當年羅裙罷春舞草色
餘芊綿況我昔此遊冠蓋十里連重來復誰在新知
滿中筵人事竟若斯今古俱可憐能遊即稱達何須
問愚賢我欲呌馮夷捧月出海邊醉後不歸去月照
舟中眠

石湖之東一溪北流橫塘曰越來溪自此與木瀆水
合流出橫塘橋東入胥門運河曰胥塘北流閭門運
河曰綵雲港

自橫塘北流直入運河曰洞涇自綵雲港北折出洞
涇之西曰白蓮涇又西出江村橋曰楓橋灣

自胥塘北流經南濠至閤門釣橋與北濠山塘水會
曰沙盆潭南濠中折而西遶出普安橋曰新開河

自沙盆潭西流出渡僧橋會楓橋諸水北流與虎丘
山塘水合曰射瀆相傳吳王嘗射於此故名亦名石
瀆其西一水通陽山曰白馬澗相傳支道林飲馬處

其東遶出虎丘之北曰長蕩

沈周發迹過長蕩識此平生始春流方漫衍曠

蕩彌十里老葑蔽重雲敷芽青猊擬正如一明鏡黝
蝕銅繡起西山欲流照掩却螺髻美山亦拗怒去南
走太湖溪羣勢擁疊浪爭捷互排擠我恐先去揮
手喝止止湖山西面好轉側皆可喜此面正佳絕扁

舟載西子芳洲有隙地宜賣脫
紫綺移家非丹砂所好在山水

石瀆之水橫出運河為潁墅其南為烏角溪北為柿
木涇為白鶴溪並與運河合流

運河一名漕河南自嘉興由石塘北流經郡城又北
遶白公堤出望亭入無錫界續圖經謂之邗溝按國
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蓋由此
河以通江北也隋大業六年敕開江南河自京口至
餘杭郡八百餘里面濶十餘丈擬通龍舟巡會稽即

此

鮎魚口北出經鼈塘入盤門運河折而東至分水墩自

分水墩東流入長洲縣界為柳胥港

即夾浦

為瓜涇港

為馬尾漾南北互流轉入澹臺湖又自分水墩南流入吳江縣界為龐山湖

澹臺湖在太湖之東史記弟子傳澹臺子羽南遊至江
索隱注吳國東南澹臺湖即其故趾吳地記以為子
羽宅所陷自此東過寶帶橋入運河分流入黃天蕩

入陳湖入金涇淹

張憲黃天蕩詩昆明劫燒成灰火臨平葑湖撥不開黃泥萬頃下無

底海眼一絲通往來南徐江邊海鱸走江神頻走黃龍吼便翻銀漢濯泥沙要使妖蛇先授首陳基過陳湖平湖秋色曉蒼蒼鼓枻聲傳浦溆涼鴻鴈欲來天拍水蘆葦初老露為霜菊荒甫里人何在鱸入松江興轉長不用臨流重懷古葦花菱葉滿滄浪

黃天蕩之東為獨墅湖為王墓湖為朝天湖三湖連

綴中微隘如川其實一水也又東為尹山湖為潁墩

湖

一名交龍潭

為車坊漾漾比諸湖為深故又名鑊底潭

陳湖之東為闔閭浦為章練塘其北為陸直浦

金涇淹之南為麋瀆北為龍淩

宋淳化間龍見於此故名

龐山湖在澹臺湖東自分水墩南流入甘泉橋匯於此

其下流為黎湖為菱湖為葉澤湖為新湖

楊維慎泛龐山湖湖

上足晴晝雨餘生綠陰扁舟到城近曲港入村深野叟頻相問郎君不可尋西鄰有分席吾亦老山林

葉澤湖之東為九里湖亦名同湖急水港杓頭潭清

水蕩在焉又東為姚城江為白蜆江小龍港在焉

吳驥

題九里湖太湖風濤湧銀屋望處令人駭心目豈知數里小澄湖近接吳江烟水曲未能朝宗會百川頗檀清虛遠塵俗沿堤冉冉春流漫拍岸溶溶朝雨足桃花浪暖鏡光明時動微瀾皺輕縠忘機鷗鳥自往

還無意汀蒲為誰綠農憂亢旱資灌溉戶有鮮鱗供
口腹我游朔方思故鄉恒厭黃埃暗山谷此日南歸
得縱觀欣聞漁唱聲相續欲收
佳景入吟懷俄報斜陽舟去速

杓頭潭之西為契跨湖為笑面湖與汾湖接

汾湖一名分湖分屬吳江嘉興也其東流入謝宅蕩寧
菜蕩南陽港又東通三泖入華亭界其北流入三白
蕩又北受曹龍港通鶯脰湖

鶯脰湖在太湖之南其源自天目東流至荻塘會爛溪
水併出平望安德橋匯於此以其形似鶯脰故名亦

名鶯鬪湖

其下流為穆和溪為黃家涇為白蕩

白蕩之西為掘城湖為蠡澤湖北麻漾在焉又西為

沈張湖九曲港在焉

吳復過沈張湖綠舟盪槳看青
春柳色桃花岸岸成江國微風

醒酒力水村
落日見漁人

北麻漾而入為烏蕩為蒲蕩為白鐵港

九曲港而入為後練塘為雷墩蕩為西溪為骨池潭

自澹臺諸湖而來衆水互流並入松江

松江禹貢三江之一即古笠澤江也自太湖分派從吳

江長橋北合龐山湖轉東入長洲界

宋葉清臣松江賦澤國秋晴天

高水平遙山晚碧極浦寒清循潄具區之野縱汎吳
淞之濡東瞰滄海西瞻洞庭槁葉微下斜陽半明樵
風歸兮自朝暮夕溜滿兮誰送迎浩霜空兮一色橫
霏色兮千名於時積潦未收長江無際澄瀾方興扁
舟獨詣社橋初黃汀葭餘翠驚鷺朋飛別鵠孤淚聽
漁榔之遞響聞牧笛之長吹既覽物以放懷亦思人
而結轍若夫敵寇初平霸圖初盛均憂待濟同安則
病魚貪餌而登鉤鹿走險而亡命一旦辭祿揚舲高
泳功崇不居名存斯令達識先明孤風孰競又若金
耀不融洛塵其蒙宗城寡捍王國爭雄拂衣客右震
耀江東拖翠綸兮波上騰蟬翼兮杳中倘即時之有
適遑我後之為恫至如著書笠澤端居甫里兩槩汀

洲片帆烟水夕醉酒壚朝盤魚市浮游塵外之物嘯
傲人間之世富詞客之多才劇騷人之清思緬三子
之清徽諒隨時之有宜非才高見棄於榮路乃道大
不容於禍機中屠臨河而蹈壅伯夷登山而食薇皆
有為而然爾豈得已而用之別有執簡僊瀛持荷帝
柱宸韜史氏之筆幕拂使臣之斧登覽有澄清之心
臨遣動光華之賦荷從欲之流滋慰遠遊之以懼肇
提封之所履屬方割之此憂將濬疏於滙川其拯濟
乎畛疇轉白鶴之新渚據青龍之上游濯埃垢於縉
袂刮病膜乎昏眸左引任公之釣右援仲由之桴思
勤官而裕民乃善利之遠猷彼全身以遠害蓋孔臧
於自謀鮮鱗在俎真茶滿甌少回俗士之駕亦未可
為茲江之羞程俱松江賦鷗夷子皮既棄越相乘扁
舟攜西子汴東流方將家五湖以長邁履萬鍾而不
留放若巨魚縱大壑脫若六驥馳坦道而挾輕輶時
則八荒收雲千里一碧狂瀾不興遠岫凝色目盡意

往雲天出沒引風橋以悲嘯趣烟波而不極於是遇
亡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之湊實為五湖地脉四達
衍為松江洶洶渾渾溶溶洋洋孤岑連嶂七十有二
眇若散螺黛於微茫五湖之中大曰包山風穴晝暝
霜林夏寒暮烟屯其疊翠冬實繁其錯丹麟鶴之所
憩蛟鼉之所淵山中之人忘世與年條桑縹緲之下
採石明月之灣草衣木茹泊若追羲盤而與還江流
之窮是則歸墟王百谷於一吸環齊州於一區大鵬
奮翅於泱泱燭龍洗光於咸虞由江而下二百餘里
布帆無恙尚可以朝海門而暮方壺雖然善賈者據
其會善搏者扼其吭方越南則遺北既畫圓而失方
今子將攬衆物之會莫若遐觀乎中央惟是江湖之
接二州相望散荒墟於垤塊識斷岸於毫芒嘗試與
子至中流而四顧陰靈鬱興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
頃在目者五湖也岡岫相屬如走如伏冥濛突兀乍
見乍失者包山也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於一葦時

矯首而斯盡固可以訪漁樵而種舫鯉亦優游而卒
歲矣吾子以為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
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為燭六合為宮參天地以為
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磔視
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後松
江賦程子既為松江賦假鵷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為
詞是夜夢有丈夫頎然而身長鰲色而修髯叩舷而
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
事乎唯而荅曰長橋卧波截江之衝飛梁疊架排霧
橫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吾嘗登垂虹顧
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烏啄差耕石田
禍起腋下謀悟機先則吳軍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
合軍聲夜嚴銜枚北渡奮為兩翼方風馳而震障頓
雷轟而電掣吳卒膚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
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
辭越來之溪登姑胥之臺弔亡國於游鹿指血化於

黃埃挽餘艖以凌江卷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
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咎犯之貪天子推之
獨賢歌龍蛇而激憤塊然與喬木而偕燭者不可同
日而言矣間者五季焚亂錢鏐堀興蘇據都會乃淮
浙之必爭徐約先拔孫儒繼焚彼得之不能以歲月
守我守之不能以歲月寧則江之兩厓相為二城鎮
威武之右境遏淮南之冠兵實用武者之所憑版圖
入朝置為縣治畫井疆設羣吏臯畝碁別居廬鱗次
帶以千尺之橋捍以百里之塘舟與所通樓觀相望
曾城邑之幾時翳喬木之蒼蒼矣吾嘗嘆曰一江方
東雖逝不流越世事之萬變去莫知其所遁而來莫
知其所由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邪抑夜半之藏舟
失萬世於俯仰盡賢愚於一丘夫子亦嘗弔扶眼之
忠魂而訪伏劍者之靈游不乎子皮不對顧謂西子
援琴而歌歌曰霰雪紛兮雲霏霏帶長缺而佩寶璐
兮子安適而不歸歲婉婉而將暮兮路既壅而中迷

嗟二子之不返折疏麻而寒杜若羌搖搖其遺誰餘
音未息遽然而覺棹頭載歌付千古於一笑宋之問
渡吳江川王長史倚棹望茲川銷魂獨黯然鄉連江
北樹雲斷日南天劍別龍初沒書成鴈不傳離舟意
無限惟渡復催年張懷泊吳江多年襆被玉山岑鬢
雪欺人忽滿簪鴛馬雖然貪短豆野麋終是憶長林
鱸魚未得乘歸興鷗鳥惟應信此心見說新橋好風
景會須乘月濯煩襟劉長卿洞庭初下葉南客不勝
愁明月天涯夜青山上秋一官成白首萬里寄滄
洲久被浮名繫能無愧海鷗杜牧二首堠館人稀夜
更長姑蘇城遠樹蒼蒼江湖潮落高樓迴河漢秋歸
廣殿涼月轉碧梧移鵲影露低紅葉濕螢光文園詩
侶應多思莫醉笙歌掩畫堂○清露白雲明月天與
君齊棹木蘭船風波湖雨一相失夜泊橫塘心渺然
白居易觀魚震澤平蕪岸松江落葉波在官常夢想
為客始經過水面排罾網船頭簇綺羅朝盤膾紅鯉

夜燭舞青娥鴈斷知風急潮平見月多繁絲與促管
不解和漁歌許渾泊松江渡漠漠故宮地月涼風露
幽雞鳴荒戍曉鴈過古城秋楊柳北歸路薰葭南渡
舟去鄉今已遠更上望京樓○故國今何在扁舟竟
不歸雲移山漠漠江濶樹依依晚色千帆落秋聲一
鴈飛此時兼送客凭檻欲沾衣羊士諤津柳江風白
浪平棹移高館古今情扁舟一去鷓鴣子應笑分符
計日程李郢片帆派客脫夷猶紅蓼花前水驛秋歲
月方驚離別盡烟波仍駐古今愁雲陰故國山川暮
潮落空山網罟收還有吳娃舊歌曲棹聲遙散采菱
舟張喬行人愁落日去鳥倦遙林曠野鳴流水空山
響暮砧旅途歸計晚鄉樹別年深寂寞逢村酒漁家
一醉吟皮日休松江早春松陵清淨雪消初見底新
安恐未如穩凭船舷無一事分明數得鱸殘魚陸龜
蒙柳下江食待好風暫時還得狎漁翁一生無事烟
波足唯有沙邊水勅公宋陳堯佐平波渺渺烟蒼蒼

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
鄉王禹偁二年為吏住江濱重到江頭照病身滿眼
碧波輸野鳥一蓑疎雨屬漁人隨船曉日孤輪白入
座晴山數點春張翰精靈應笑我綠袍依舊惹埃塵
姚鉉句吳奇勝絕無傳更見松江八月秋震澤波光
連別派洞庭山影落中流汀蘆擁雪藏漁市岸橘風
香趁客舟清興不窮聊一望烟空雲霽倚層樓孫何
晚灘如雪起沙鷗咫尺姑蘇亦勝遊逸勢瀉歸滄海
遠冷聲分作太湖秋對田幾處連僧寺橘岸誰家對
驛樓魯望不存無可語片帆中夜渡清流梅堯臣送
裴如晦宰吳江吳江田有粳粳香春作雪吳江下有
鱸鱸肥膾堪切炊粳調橙蟹飽食不為餐月從洞庭
來光映寒潮凸長橋坐虹背衣濕霜未結四顧無纖
雲魚跳明鏡裂誰與子同遊去若秋鷹掣又憶吳江
念昔西歸時晚泊吳江口回堤遡清風淡月生古柳
夕鳥獨遠來漁舟猶在後蔣堂游松江江入見我謂

誰何行李無羈野意多六幅青帆趁潮去一罇白酒
扣舷歌沙邊歷歷辨雲樹島外濺濺弄月波興盡歸
來還更喜舞鷗相送入烟蘿王安石莽莽昔登臨秋
風一散襟地留孤嶼小天入五湖深柑橘無千里魚
蝦有萬金吾雖輕范蠡終欲此幽尋張先春後銀魚
霜下鱸遠人曾到合思吳欲圖江色不上筆靜覓鳥
聲深在蘆落日未昏聞市散青天都盡見山孤橋南
水漲虹垂影清夜澄光合太湖蘇軾與秦觀參寥會
于松江吳越溪山興未窮強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
古東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遊
難復五人同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
二子緣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平生睡足連江
雨盡日舟橫擘岸風人笑年來三點慣天教我輩一
樽同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鬚紅楊蟠帆落
帆開兩渡頭洞庭木葉擾離愁青山帶日低平野白
浪隨風過別州月靜沙寒知鴈宿雲深水暖羨魚遊

畫橋隱隱橫天漢人度空中影倒流郭祥正羣山高
下浸湖潯暝靄朝霞物物新驛道更穿東北去青銅
影裏看行人。軒亭多作碧湖傍蓮子枯時荇葉香
最愛夜深鷗鷺散釣船明月似瀟湘范致君黛潑峯
巒安用染鏡澄湖面不須磨已驚張翰鱸如玉想見
西施髻似螺目斷樓高知水濶雲開山盡見天多吾
家本是烟波主好律漁翁一曲歌楊友夔落日滿大
江孤舟猶獨行薰葭交相風中有肅殺聲適從城中
來始覺秋氣清世路苦迫隘江湖自寬宏平生獨往
志久與白鳥盟陳人多所閱新事屢可驚唯有江上
峯殘年眼中青范成大過松江長虹斗起蛟龍穴朱
碧欄干夜明滅太湖三萬六千頃多少清風與明月
青鷗驚飛白鷺閒丹楓未老黃蘆折誰將橫笛叫蒼
烟無限驚波翻白雪洞庭林屋舊遊處玉柱金庭路
巉絕水僊逢迎慘修袂問我歸計何當決去年匹馬
兀春寒今此孤蓬窘秋熱人生意氣得失間輕重劍

頭吹一呖莫將塵土浣朱顏却待丹砂回白髮趙孟
頌壯氣浮孤劍餘生寄短篷戰塵昏野色積雪暝春
風北望旌旗潤南歸郡邑空江花與江水客思兩無
窮嚴羽有客東吳別憑高正憶家春青江上草湖白
岸頭沙去鳥無邊盡歸帆幾處斜音徽不可問惆悵
結瑤華高啟江淨涵青空高帆漾天風澄波三百里
歸興與無窮心期弄雲月迢遞辭金闕晚色海霞銷
秋芳渚蓮歌久別釣魚磯今朝始拂衣忘機舊鷗鳥
相見莫驚飛孫作泊吳江呈繼上人松陵橋畔太湖
前斜日青楓繫客船引頸數看花鴈亂含情深愧白
鷗賢千鐙庚嶺傳無盡一宿曹溪覺有緣稍待月明
風細熟卧吹簫管學坡仙

已上諸水並屬吳江及長洲之南其北一派亦自鮎
魚口轉入運河經婁門而東為上雉瀆又東為下雉

瀆又東為沙湖

沙湖一名金沙湖湖雖小而與松江諸水吞吐青丘戴

墟二浦在焉

楊維禎過沙湖寄顧玉山五月落殘梅子雨沙湖水高三尺強大風開颿作弓

滿白浪觸船如馬狂唱歌賣魚赤鬚老打鼓踞車青芋娘故人相見在婁下坐對玉山懷草堂

婁門之北轉出齊門塘為楊涇為蠡口為五漑涇為

施澤湖施澤湖之西為尚澤蕩為漕湖

漕湖本名蠡湖震宇記范蠡伐吳開蠡瀆通此湖故云

唐書地理志云元和八年孟簡開太伯瀆併導蠡湖

故以瀆為孟瀆湖為孟湖其實古之蠡湖也故其東有蠡口西貫無錫之太伯鄉亦有蠡尖口其稱漕湖不知所始或云以通漕運故名其西屬無錫而其浸

皆屬長洲

華幼武漕湖東南大星起灩灩光晶射湖水兩髯搖櫓逆風行浪花激船灩飛雨我

時起坐推蓬窓天地暗慘開鴻龐扶桑日出東海沸波濤滉漾珊瑚光迴風颺帆舟子喜唱歌逕度三十里樓閣參差見吳市

漕湖之東為永昌涇為黃埭塘為東錢涇西錢涇其北為冶長涇為鵝肫蕩諸水互流並流雲和塘

雲和塘本名元和唐郡守李素所治成於元和四年故名後譌元為雲今但呼常熟塘南連運河北入常熟

界

唐將仕郎前左威衛錄事參軍劉允文碑吳之數曰具區郡之大惟蘇州商為貨居農實邦本錫貢

多品厥田上中土宜在民地利半水常熟塘按圖經云南北之路自城而遙百有餘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湖支連派分近委遐輸左右惟强家大族疇接壤制動涉千頃年登萬箱豈伊沿沂之功實由灌溉之利故名常熟歲無青馬洎貞元以來時屬大旱縣是填淤荐為塗泥而淪胥怨咨殖物痛矣郡守隴西李素字人原始觀弊則曰在穿導之遂開於本道廉使吏部尚書韓公秉文惟謹施德惠人發令為適觀風悅隨人無間言言我得從政攝令吳縣主簿李仲方栗其成規請事疏鑒於是參井邑之後則經費其力而

長洲當三之一焉縣宰李暎復善供命乃計工量日
候隙庀徒為利涉之宜蔽反壤之害詢蓄洩之勢增
遠近之防人不告勞事為永逸先期而望表繩直不
日而終朝子來塘開地中工畢泉出山澤作氣江湖
發源積為長流實自新淞舟楫鱗集農商景從春秋
有施水旱斯備嗟乎塘之埋鬱也久矣何壅之無慮
而啟之有時非體仁弘多應用高朗曷以越前所未
暇逮今而行其志哉則史之決渠書之滁源以流其
惡潤彼稻田況山川襟帶之廣林鹽沃饒之資規同
九州殷列七縣其提刑底績固良二千石之能惟李
公敏於直方精在損益為信安未半歲而吳郡餘一
年焉政猶風行惠與時至文學備全清慎寡欲通貨
豐財五行因之順下致理之實不其偉歟去歲朱方
構患而郡邑連陷公歐白徒以摠狂寇挺拔凶黨脩
復城池皇帝聞而嘉之俾金章與紫綬給誥垂美必
將大闡王度紹休朝廷豈惟與民分憂是塘之為政

也彼人士以允文在公之宇備詳其事請刻於石庶
詞之可復銘曰瞻彼塘矣昔之所闢物利乘舟上膏
其澤歲有堙塞時罔疏濬誰為澄流變為廣瀉降是
良牧猗歟隴西揆日爰鑿經旬洞開湖水南迤江源
北來旁分溝洫潛蓄風雷政可施利役無勞止力均
二邑功逾百里舟楫攸往田疇所視義實通方智俾
經始濬自高岸豈云隨山人懼在路魚樂于
泉伊此化遠矧夫事宣立石川上維無窮焉

雲和塘之西為尚湖一名上湖長十五里廣九里上

有虞山映帶頗為奇勝

沈周日午放船湖上頭虞山
隨船走不休高雲仰見出翠

壁飛影下接滄波流青林人家隱山麓雞鳴犬吠聞
中洲鷗鷺羣栖竹葉暗蜻蛚特立荷花秋采蓮還歌
采蓮曲落景高樹尤堪遊小舟
爭渡各先去獨逆風波渾不憂

尚湖之南有柴涇有朱涇有徐墅涇西有湖橋塘張墓塘東南有白蕩自白蕩而出為羅墩蕩為六里塘自張墓而出為大和塘自柴涇而出為南塘又自大和塘而出為官祿塘為黃庄塘諸水互流其西吐納江陰無錫諸水其東仍流雲和塘

雲和塘之東為崑承湖亦名崑湖或云崑湖在崑山北承湖在崑山西北二湖合而為一亦名八字湖縱廣各十八里

舊傳湖中有蜃舟人夜行或見之往往為湖田之患一日有適崑山者遇白衣

婦人附舟抵岸忽不見自此湖患遂絕

崑承湖之東有五丁涇西有陳涇漚涇魏涇有東橫涇有黃墓陵涇有徐涇塘莫門塘衛涇塘南有張涇有六十二涇有周涇有黃涇有龍涇有桑婆浜曹家浜有時涇塘其北有艾涇

自五丁涇而出為七浦自周涇而出為朱漚塘自陳涇而出為斜橋塘為嚴舍涇為懸涇自黃涇而出為徐涇為楊尖涇華蕩在焉

華蕩之西為宛山塘為戈庄涇自戈庄涇而出為五瞿塘華渭蕩在焉

諸水或南或北其流梅李塘者東北入許浦流李墓塘者東入白茆港流福山港者北入楊子江

梅里塘之源發自雉浦轉入耿涇千步涇迤邐縣城之東遶出許浦入於海

其西方連涇錢涇其東哮塘哮塘之南為焦莊涇為黃莊浜為李家浜其西為福山塘

福山塘亦自縣城通江門而北行四十里入楊子江是為福山港福山渡在焉

其西鵝城港通暢塘又西九折塘其南富平塘富平塘之北為河陽塘又北為奚浦

李墓塘之源西自周涇而來轉入白茆塘遂入於海又有蕭涇蔡涇胡澄涇鳳凰涇東山涇蓮涇東婁涇站浜沈浜嚴洞官浜黃浜雙浜黃姑浜石墩塘支塘三丫港黃沙港南港北港俱流白茆塘

白茆塘之南一水東南流曰鹽鐵塘亦名內河橫亘七十餘里西接江陰東入崑山界

崑山之水皆自陽城湖而入湖界長洲崑山之間其西

納雲和塘尚澤蕩南納吳涇真義浦黃浦朱昌涇又

南通大虞浦梁里浦北納張西涇上元涇

沈周過陽城湖芳辰

二三客飛櫓泛空明野酌臨流動春湖帶雨行浪中汀樹亂船裡濕雲生吾欲觀天趣悠然留去情

陽城湖之東為包湖為傀儡蕩二水與陽城合而為

一又東為巴城湖

郭翼巴城秋暮巴城湖頭日欲曛巴王殿下水如雲漁船歸去打雙

梁鷗鳥翻迴飛一羣野曠天開秋歷歷霜清木
落雨紛紛杜陵飄泊誰知己搔首風塵政憶君

其北為鰻鱺湖為施澤湖自巴城而入為尤涇為溫
焦涇自鰻鱺湖而入為栢家灤為大泗灤為牛尾涇
為江家灤自施澤湖而入為蕭涇為碧澤潭其南為
至和塘

至和塘一名崑山塘成於宋至和間故名互見水利其
西自郡城婁門東行經沙湖又東入夷亭諸水或南
或北並東入吳淞江

吳淞江即古之婁江也亦名下江俗呼劉家港又有新江宋嘉祐間所開先是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縣韓正彥開白鶴滙如蟠龍滙之法知縣沈某畧灣取直以開新江西連松江南入陳湖北入鰲鯪湖等濠新江之南為石浦為道福浦為蕭市浦為金龜浦為千墩浦為陸浦為張浦為凡規浦為六直浦為甫里浦為渡頭浦為東齊浦為利刀浦

新江之北為界浦為真義浦為黃濱浦為薛庄浦為

樂浦為續浦為華翔浦為梁舍浦為大虞浦小虞浦
為社城浦為廣浦為馬仁浦為天明浦為下駕浦為
木瓜浦為顧墓浦為金城浦為三林浦為瓦浦為北
矮浦為徐公浦為安亭浦為顧浦

已上四十二浦或連勑娘江或通老丫涇或通車塘
或通張涇或接磧礪塘或通大慈涇大要北受陽城
湖南受潑山湖

潑山湖界長洲崑山吳江三縣之間吐納東南諸水比

諸湖特大玉峰續志云湖屬華亭惟北岸屬崑山耳
澱山湖之北有范青漾相傳范家田匯為巨浸故名
又名趙田湖又有盛蕩有湓浦有東宿浦西宿浦其
東有朱沙港有漕港

范青漾之東為合浦西為六直浦西南為度城湖皆
北入新洋江

新洋江在吳松江之北其源出於松江而其流漑於岡
身錢氏時嘗浚治之中有橫塘通小虞浦

新洋江之北合栢家諸瀆入清水港通櫻桃塘轉接
鰻鱺瀆其東自湖川塘會於鴨頭塘入太倉界

太倉之水七鴉浦為大橫亘百餘里西接崑承湖通常

熟崑山諸水東入海

工部主事姚文灝重浚七鴉浦
記東吳洩水之大道三江之外

蘇有三十六浦松有八匯常有運河十四瀆然自海
塘作於東南而東江以塞松江以微水乃北折併於
婁江而溢於七鴉白茅二浦故今之七鴉白茅在三
十六浦為最鉅而要然白茅海口漲沙為梗以非人
力之可為變而通之宜別有其道惟是七鴉獨無他
妨且當陽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徑可恃以為利也
但其間亦頗為村市居民所厄塞水性未遂予之有
意於是也亦久矣顧未有所儲不忍驅無食之民以

就後弘治九年乃奏設導河夫於沿江既又議收其
直隨時募工十年冬始以斯役詢於通判陳暉常熟
知縣楊子器崑山知縣張壽遂籍二縣近浦之戶得
二萬二千三百人疏自尤涇東至木楫灣凡五千五
百九十丈可旬有五日而成計工受直實用夫銀五
千二百七十兩上濶如舊而深倍之下開直塘兩崖
市肆所侵其濶倍舊決放之日衆流奔注而沙頭圍
築之處日以崩頽水溢洶湧郡人歡傳或有道予之
績者然不知三子之勞也蓋陳以職專水事晝夜經
理雖監司以他務督趣至被譴怒不為去楊則舊治
崑山素達水道之要害而張又果於疏導之事是以
動順而成易也成之日陳以紀述為言余曰不足以
煩作者乃自書
其槩如此云

七鴉浦之南有閘頭塘有吳塘有摩羅涇摩羅涇之

南為陶源涇東為陸竈塘

又南有茜涇吳郡志宣和三年開崑山茜涇浦自太倉斂口即此

又有塘西徹松江北連常熟曰橫漑有東橫漑有西橫漑中有小塘貫橫漑東西流曰岡門有錢岡門有張岡門有殷岡門有沙堰門有吳岡門有斗門其類甚多不能悉載

其北有花浦涇有東陽涇西陽涇有弓泊涇諸水並

北入浪港自浪港而東出七丫口是為大海

其南一派自鹽鐵塘遶出陸皎浦入嘉定界

嘉定之水亦源於松江自大姚分支過澱山湖入江灣
青浦轉入松江東口

松江東口亦名吳松江古之東江也其南為白鶴江

白鶴江亦吳松之上流西與青龍江合蓋一水也

青龍江之北為大盈浦為渡頭浦大盈渡頭之中為

馮浦又南接黃浦與松江府上海縣分界

其北為何浦為新華浦為黃渡浦為桑浦為秦公浦
為雙浦為桃樹浦為趙浦為東彭越浦西彭越浦為
蘆涇浦為江灣浦為裴涇

新華浦而出為葑村塘為封家浜

蘆涇浦而出為沙涇

江灣浦而出為小場浦為沈浦為大場浦

裴涇而出為顧浦自顧浦而東為婁塘亦名膠塘又
折而南為黃泥涇為項涇為千步涇三涇並南入練

祁塘

練祁塘又名練川界縣市中東西長七十二里其流西

承江水清徹如練故名其後江水不通別開水道與

海潮接非復故時矣

陳觀達蕭蕭木落舊江山渺渺西風上水船短棹遠衝秋色裏

孤峯高聳夕陽邊黃蘆葉響雙溪雨白稻花香兩岸田滿目客愁吟不得片帆今夜宿祁川

練祁之北為蒲華塘又北為滌澤塘為呂墅涇為華

亭涇為黃姑塘為新涇南為趙涇為楊涇為狄涇為

門涇為倪家浜東為漳浦

漳浦之西為鷄鳴塘其南為安亭涇

呂墅之東有東橫瀝西橫瀝復有第二橫瀝第四橫瀝糜長橫瀝中橫瀝外橫瀝即太倉橫瀝之分流也
南北互流並入于海

崇明在海中其水固海也然沙港亦有可紀者縣之東
南曰張家港清潭港穆家港下椿港海兜港丁家港
第八港

縣之東北曰第九港界溝港道堂港象沙港民墅港

鍾家宏港東滑港第五港

西南曰曾姚港沈婆浜潭子港千家港富民港永安
港上港蝦港徐公浜川洪港秦墳港小洞板港邱彥
童港

西北曰水竇港清水港沈區洪子夾港北滑港薛家
港陳子中港石家浜港大套港下界汧港出水套港
南大港施家沙洪陳八港天僊港通營港楊樹港長
沙洪長敢洪長明溝軍營港陳殊港馬家浜港

東沙曰東官港西官港盤船港川套港

西沙曰南沙港第四港雙港垂虹港徐文榮港隨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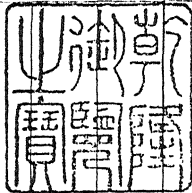
盤船港黃子敬港安樂潭王寬狀界港北川沙洪胡

椒沙通流港南川沙洪張成港下川港上川洪

元任仁發

海洲夜景斷雲破月照沙洲水色烟光鏢釣舟鴻鴈
一聲驚客夢蓼蘆雙美動鄉愁紅飄楓葉霜天曉白
射蘆花海氣秋昨夜西風又吹冷天涯遊子怯輕裘
鄂倫圖詩鬱蔥佳氣豁空濛大馭飛霞綸海紅萬象
杳冥惟見日九天迢遞更乘風人騎僊鶴上瀛渚山
引蓬萊出貝宮海外蒼生向誰理繡衣更過九州東
顧阿瑛和三沙宛在海當中隱見珊瑚樹色紅神島
由來連弱水樓船欲去引剛風東方日出佳人國半

夜潮生織女宮却憶題詩繡衣使高秋曾過玉山東
郊九成和三洲宛在碧波中海色爛絢晴霞紅夜半
雞鳴先見日天邊月暈又生風鮫女機絲花隔霧龍
君城闕水為宮誰持玉節尋真去直過扶桑弱水東



姑蘇志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姑蘇志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_臣曹振鏞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_臣王貽岱

欽定四庫全書

姑蘇志卷十一

明 王鏊 撰

水利上

吳地卑下多水患昔人治法詳矣今其書具在雖地或變遷古今異宜而一時考訂經畫至為精審近時建議者莫或逾焉故歷著其事而倘載諸書庶他日可考見云

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司馬遷云昔禹之治水於

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宋元嘉二十二年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松江滬瀆壅
噎不利欲從武康紆谿直出海口穿渠滄功竟不立
梁大通中吳郡水災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者詔
遣前交州刺史王奕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
就役

隋大業六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
廣十餘丈備東巡

唐貞元中蘇州刺史于頔繕完隄防䟽鑿畎澮列樹以表道決水以溉田元和中觀察使韓皋刺史李素開常熟塘湖州刺史范傳正開平望官河淤澱

元和五年王仲舒治蘇隄松江為路

吳越錢氏嘗置都水營田使以主水事募卒為都號曰撩淺

宋天禧間江淮發運副使張綸同郡守經度於崑山常熟䟽五湖導太湖入海復歲租六十萬斛

乾興元年五月丁亥詔蘇湖秀州積水害稼其發鄰郡兵疏導壅閼仍令發運使董之甲午遣尚書職方員外郎楊及往蘓湖秀州催督疏導

天聖初蘇州水壞太湖外塘又海旁支渠堙塞廢民耕田八月詔轉運使徐奭江淮發運使趙賀董其事閏九月敕入內供奉官張永和相度自市涇以北赤門以南築石隄九十里起橋十有八

或云四十餘

浚積潦自

吳江東赴海復良田數千頃流民得自占者二萬六

千家歲出租苗三十萬

景祐初范仲淹守鄉郡議疏導諸邑之水上書宰臣具

言水利時轉運使亦委平江節度推官張去惑分捍

水道以功授將作監丞

范仲淹上呂相書某連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觀民患不忍

自安去年姑蘇之水踰秋不退計司議之於上窮俗語之於下某為民之長豈敢曲沮焉然初未甚曉感於犀說及按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以陳焉姑蘇四郊畧平穴而為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浚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而已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湮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

未耗來年暑雨復為沴焉人必荐飢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于松江又使東北入於揚子之於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為物蓄而渟之何為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為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某謂不然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耳豈獨不下于此耶江流若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畝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曰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以禦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駐水溉田可救煥涸之災澇歲則啓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畝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羸憊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寔由饑耳如能使民

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飢而死曷為其
勞哉民勤而生不猶愈於惰而死乎或謂力役之際
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
司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司
之糴無復有馬如豐穰之歲春役萬人日食三升一
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為
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
較彼之入孰謂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淤瀾
導川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植減之
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為功也昨開五
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
二三未能播種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
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
號曰盤龍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灾
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畎澮之事職在
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

作橫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
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
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
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為朝廷之憂且失東
南之利也

寶元元年葉清臣為兩浙轉運副使並太湖有民田豪
右據上游水不得泄而民不敢訴遂請䟽盤龍匯及
滬瀆入海民賴其利

慶厯中通判李禹卿隄太湖八十里為渠益漕運其口
蓄水溉田千餘頃歲饑出羨粟三萬活飢民萬餘時

知常熟范琪浚金涇鶴瀆二浦溉田千頃吳江志慶

歷中修荻塘通湖州凡九十里

按單錫云慶歷二年以松江風濤漕運多

敗官舟遂築長隄界于松江太湖之間橫截五十六里

至和二年崑山主簿邱與權等作崑山塘為橋梁五十

二名至和塘

邱與權記吳城東闔距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城湖南吐松江

由隄防之不立故風波相憑以馳突廢民田以鰭魚驚其民病賦入之侵蝨相從以逋徙奸人緣之以邀劫行旅通益賈以自利吏莫能禁父老相傳自唐至今三百餘年欲有營作而弗克也有宋至道二年陳令公之守蘇嘗與中貴人按行之邑人朱珏父子相繼論其事為州縣者亦繼經度之皆以橫絕巨浸費

用十數萬緡中議而沮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
之田膏腴而地中嘗苦水患乞置官司以畎洩之請
令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相視焉朝廷從之王
君既至從縣吏拏荒梗浮傾沮訊其鄉人盡得其利
害度長繩短順其故道施之圖繪既曰請議如許公
朝廷未之行也至和初今太守呂公既下車問民所
疾苦蓋有意於疏導矣明年與權為崑山主簿始陳
五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闢田疇三曰復租賦四曰止
盜賊五曰禁奸商其餘所濟非可以勝擬願約古制
役民以興作經費寡而售効速若其不成請以身塞
責既而令錢君復言之太守嘗念所以興利之計喜
其謀之協從于是列而上聞其副以決于監司乃誠
庸力經遠通興屯舍宿餼薪既成以授有司郡相元
君實總之粵十月甲午治役先設外防以遏其上流
立橫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浚而決焉畚鍤所至皆于
平陸其始戒也猖風號霆迅雷驟雨乃用牲于神至

癸巳夜半雨息逮明休霽以卒其役人皆以為有相
之者始計月餘蓋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
用民力纔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若干貫米纔四
千六百八十石為橋梁五十二蔣榆柳五萬七千八
百其貳河植茭蒲芙蕖稱是計其入以為修完料民
之餘治小虞自嚴村至于鰻鰥灤治新洋江自朱瀝
至于清港治山塘自山南至東浚渚涇六十四浦
四十四塘六于是陽城諸湖若灤皆道而及江田無
洿瀦民不病涉矣初治河至唯亭得古牒用柏合抱
以為楹蓋古渠況今深數尺設牒者以限松江之潮
勢耳耆舊莫能詳之乃知昔無水患由隄防之廢則
有之嗚呼為民者因循而至此乎是役也自城東走
二十里曰任浦崑山治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非
便于是論請更之曰至和識年號也建亭曰乙未紀
歲功也太守嘉其有成謂與權寔區區于其間其言
必詳命之為記嘉祐六年十二月立于乙未亭沈氏

筆談云至和塘自崑山縣達于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積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為長堤抵郡城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蘆篠為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為一牆亦如此澆水中淤泥寔蘆篠中候乾則以水車畎去兩牆間舊水牆間六丈皆留半以為堤脚掘其半為渠取土以為堤每三四里則為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為利詳沈氏所記蓋至和塘既成于至和二年立石其間濬水道已成塘陸塗尚未備至是始備岸未及成後郊廛謂至和塘所以不踰一二年而壞也蓋邱與權塘記雖作于至和二年立石乃嘉祐六年或是新塘成之時也

嘉祐三年轉運使沈立開崑山之顧浦頗為深浚五年轉運使王純臣建議請令蘇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

相接以禦風濤令縣官教誘殖利之戶自作塍岸定其勸課為殿最當時推行之四年招置蘇州開江兵士立吳江常熟崑山城下四指揮八年五月轉運司奏常州望亭廢堰兵士撥隸蘇州開江指揮於崑山置營興修至和塘岸六年知州蔡抗行縣按水時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韓正彥大修至和塘益加完厚民得立塍塍以免水患而正彥又開松江之白鶴匯如盤龍之法皆為民利

熙寧元年六月有詔興修水利七月命雍元直自昭文編校治浙西河渠二年十二月頒農田水利約束

熙寧三年崑山人郊亶自廣東安撫機宜上言蘇州水利具書于圖首言六失六得因上其所著書數千言及治田利害七事有旨令亶至兩浙運司與本路提舉倉司同共相度亶乞先詣司農陳白利害五年十一月除亶司農寺丞提舉兩浙興修水利熙寧元年正月有旨罷奪

所謂六失者一曰水性就下蘇東枕海北接江但東開崑山之張浦茜涇

七了三塘而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許浦白茆二浦而導諸江殊不知此五處者去水皆遠百餘里近亦三四十里地形頗高者七八尺方其水盛時決之則或入江海水稍退則向之欲東導于海者反西流欲北導于江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而卒無効也二曰蘇之壓水以其無隄防也故崑山常熟吳江皆峻其堤岸設官置兵以巡治之是不知塘雖設而水行於堤之兩旁何益乎治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効三曰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松江在其南可決水而同歸于海崑山之下駕新洋小虞大虞朱塘新瀆平樂戴墟等十餘浦是也殊不知諸浦雖有決水之道未能使水之必泄于江也何則水方汙漫與江俱平雖大決之而隄防不立適足以通潮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四曰蘇州之水自常州來古者設望亭堰所以禦常之水使入太湖不為蘇害謂望亭之堰不當

廢也殊不知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之水數路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而能為蘇之患耶故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而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而常先被害矣故治蘇州之水不在乎望亭堰之廢否也五曰蘇水所以不泄者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遲也古之曲其江者所以激之而使深也激之既久其曲愈甚故漕使葉內翰開盤龍匯沈諫議開顧浦謂松江之曲若今槎浦及金竈子等浦皆可決也是說僅為得之但未知蘇之水與江齊平決江之曲者足以使江之水疾趨于海而未能使田之水必趨於江也六曰蘇本是江海陂潮之地謂之澤國自當漫然容納數州之水不當盡為田也故國初之稅纔十七八萬石今乃至于三十四五萬石是障陂湖而為田之過也是說最為踈闊殊不知國初之逃民未復今乃盡為編戶稅所以昔少而今多也借使變湖為田增十七八萬為三十四五萬乃國之利何過之

有且今蘇州除太湖外止有四湖常熟有昆承二湖
崑山有陽城湖長洲有沙湖是四湖者自有定名而
其閘各不過十餘里其餘若崑山之所謂邪塘大四
黃瀆夷亭高壩巴城雉城武城夔家江家柏家鰻鰵
等瀆及常熟之市宅碧宅五衛練塘等村長洲之長
蕩黃天蕩之類皆積水而不耕之田也其水之深不
過五尺淺者可二三尺其間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俗
謂之老岸或有古之民家堦甃之遺址在焉故其地
或以城或以家或以宅為名當求其契券以驗云皆
全稅之田也是皆古之良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說
者皆執一偏之論而未能通其理也必欲治之固當
去其六失行其六得曰辯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
泄之跡治田有先後之宜興後順貧富之便取浩博
之大利舍姑息之小恩也一何謂地形高下之殊曰
蘇州五縣闕水田其寔崑山之東接于海之壘隴
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

謂東導于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于北海之漲沙南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向所謂欲北導于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其崑山堰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唯若景祐皇祐嘉祐中則一大熟爾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堰身之流故常患水也唯若康定至和中則一大熟爾但水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於城郭為人所見而稅復重高田遠于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唯知治水而不知治旱也二何謂古人蓄泄之跡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堰身堰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過常熟謂之橫瀝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貫橫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堰門沙堰門吳堰顧

廟堰丁堰李堰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堰東西其塘則謂之堰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于堰身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為堰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而橫漚所以分其流也故堰身之東其田尚有卽畝經界溝洫之跡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堰門壞不能蓄水而為旱田耳堰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邪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即今崑山之南向所謂下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于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濶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棋布之是故者既為縱浦以通于江又為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于外田成於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為田之害必歸於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為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既完則水無所瀦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于城也至和

二年前知蘇州呂侍郎開崐山塘而得古閘於夷亭
 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
 亂行于田間而有所瀦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
 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為民者因利其浦之濶壞其旁
 以為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隄以為淫今崐
 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為小淫命之為
 某家淫某家浜者皆破古隄而為之也浦日以壞故
 水道陁而流遲淫日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隳月
 壞遂蕩然而為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濱海
 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
 州皆築隄于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有高一大
 有餘者此其遺法獨蘇州壞之耳三何謂治田有先
 後之宜曰地勢之高下既如彼古人之遺跡又如此
 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
 設堰瀦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
 流于其間以浸潤之立堰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

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其某家注某家浜之類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堤岸使塘浦闊深而堤岸高厚塘浦濶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也堤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壅而必趨于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竈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於海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倣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撩清之卒更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四何謂興役順貧富之便曰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下十五萬戶可約古制而戶借七日則歲約百萬夫矣又自三等已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戶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食與其費矣夫借七日之力故不勞量

取財于富者故不虐以不勞不虐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五何謂取浩博之大利蘇州之地四至餘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而約之尚可方二百餘里為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為溝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下四同之地為三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租稅也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今蘇州止有三十四萬石借使全熟則常失三四十萬石之租又況因水旱而蠲除者歲常不下十餘萬石而甚者或蠲除三十餘萬石是則遺利不少矣今或得高低皆利而水旱無憂則三四十萬之稅必可增也公家之利如此則民間從可知也六何謂舍姑息之小惠曰是議之興或者必曰何者蘇州或治一浦或調一縣而役一月則民勞且怨矣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年而治之其工力蓋百倍于何時是役

未興而數千百萬之民已歟歟矣非養民之道也曰
向者之興役也多興于大水方盛之際是時公私匱
乏疾癘間作故民勞且怨也今或於平歲無事之時
借力以成利何勞怨之有傳曰使民以時又曰以佚
道使民雖勞無怨又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雖至
治之世未嘗不役民以使之也唯近世不求所以養
之之道使躋于富庶但務其姑息之末使至於饑餓
而不能相生然後又從而調之故上乏而下益困有
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興數百里無窮之利使公
私皆獲其利豈可區區計國家五歲之勞惜百姓七
日之力邪

賈又上治田利害大槩有七

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者昔禹之時震澤為患

東有堽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斷堽阜流為三江東
入于海而震澤始定震澤雖定於環湖之地尚有二

百餘里可以為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泛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為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既不能取之以灌漑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泛海之地常有旱災如之何而可以種藝邪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下井之而為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于江水南北為縱浦以通于江又於浦之東西為橫塘以分其勢而綦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深濶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為堤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濶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專為濶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古者堤岸高者湏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水

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隄岸尚
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于
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
之水亦高于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
浚而水田常熟其堽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
引以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
高仰之地近于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于
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溉故亦于沿海之地及
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
為一橫塘港之濶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
堽阜之地高于積水之處四五尺至七八尺遠于積
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
人為塘浦濶深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于
堽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水之
歲積水或從此而流泄耳非專為閼深其塘浦以決
低田之積水也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說堽門斜門

以儲蓄之是雖大旱之歲堙阜之地皆可耕以為田
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
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地常獲豐熟此古人治低
田旱田之法也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者古人
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
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築隄防浚治浦港故
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古之田雖各
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圍今崑山低田
皆沉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鴨段大泗段湛段
及和尚圍盛熟圍之類至錢氏有國而尚有撩清指
揮之名者此其遺法也洎乎年祀綿遠古法墮壞其
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
古者人戶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為家欲其行
舟之便乃鑿其圩岸以為小涇小浜即臣昨來所陳
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說者謂浜者安船溝也涇
浜既小是岸不高遂至壞卻田圩都為白水也今崑

山栢家濃水底之下尚有民家堦甃之遺址此古者
民在圩中住居之舊跡也今崑山富戶如陳顧辛晏
陶沈等田舍皆在田園之中每至大水之年亦是外
水高于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也
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堤或因官中開淘而減
少丈尺臣少時見小虞浦及至和塘並闊三二十丈
累經開淘之後今小虞浦只濶十餘丈至和塘祇闊
六七丈此目所覩也或因田主祇收租課而不修堤
岸或因租戶利于易田而故要渰沒吳人以一易再
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納租
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于間年渰沒也或因決破古
堤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
興衆做岸或因一圩雖完傍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
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
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
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

一抹盡為白水其間雖有堤岸亦皆狹小沈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之歲常潤杭秀之田及蘇州堽阜之地並皆枯旱其堤岸方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得一熟耳蓋由無隄防為禦水之先具也民田既容水故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臣伏覩昨來議狹汴河者詔汴河闊處水面散漫不至深快故汴河淤澱今蘇州水面動連一二百里而太湖之水又不及黃河之湍迅而欲三江不淤不可得也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又淺倘不完復堤岸驅低田之水盡入于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愈塞震澤之患不止于蘇州而已也此低田不治之由也其高田之廢始由田法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其港浦既淺地勢既高汙于海者則海潮不應汙于江者又因水田隄防隳壞水得滯聚于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之

上至於西流之處又因人戶利于行舟之便壞其壩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為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壩阜之田已乾枯矣唯大水之歲湖秀二州與蘇州之低田渰沒淨盡則壩阜之田幸得一大熟耳此蓋不浚浦港以畝引江海之水不得壩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之由也故蘇州不有旱災即有水患但水田多而旱田少水田近于城郭為人之所見而稅復重旱田遠于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祇論治水而不論治旱也三論自來議者祇知決水不知治田蓋治田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者末也末當在後今乃不治其本而但決其末故自景祐以來上至朝廷之搢紳下至農田之匹夫謀議擘畫三四十而蘇州之田百未治一二此治水之失也惟嘉祐中兩浙轉運使王建議謂蘇州民間一概白水至深處不過三尺以上當復修作田位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則

自無水患若不修作滕岸縱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為切當又緣當時建議之時正值兩浙連年治水無効不知大段擘畫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更互修治及不曾立定逐縣治田年額以辦不辦為賞罰之格而上令逐縣令做概例勸導逐位植利人戶一二十家自作滕岸各高五尺緣民間所鳩工力不多蓋不能齊整借令多出工力則各家所收之利不償其所費之本兼當時都水監立下官員賞典不重故上下因循未曾併聚公私之力大段修治臣今欲乞檢會王安石所陳利害卻將臣下項擘畫修築堤岸以固民田則蘇州之災可計日而取効也議者或謂曩年吳及知華亭縣常率逐段人戶各自治田亦不曾煩費官司而人獲其利今可舉用其法以治蘇州水田不須重煩官司也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之田地連堰阜無暴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尺修岸不過三五尺而田已大稔矣然不踰三五年間

尚有埤塞今蘇州遠接江湖水常暴怒故崐山常熟
吳江三縣堤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
石甃或用檣篠或二年一治或年年修葺而風濤洗
蕩動有隳壞今若以華亭之法而治之或水退之後
一二年間暫獲豐稔蓋不可不求其久遠之効則不
可得也夫以華亭之法而治蘇州之高田則可矣若
治蘇州之田譬之以一家之法而治一國也其規摹
法度則近之至于措置施設之方則小大不可同也
貼黃自來人所議欲開通諸大浦盧漚浦松江諸匯
并決水入江陰軍等亦皆治水之一說但隄防未立
行之無功候隄防既成之後前項諸說又不可不行
蓋水勢湍急卻馬諸處分減水勢故也故曰治田者
先也決水者後也臣今究窮得古人治田之本委可
施行若令臣先往兩浙相度不過訂之於諸縣官吏
考之於諸鄉父老而已況諸縣官吏乍來倏去固不
若臣之生長鄉里世為農人而倘知利害也父老之

智未必過于范仲淹葉清臣况范仲淹葉清臣尚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老安得而知伏望令臣略到司農寺陳白委不至有誤朝廷候敕旨四論今來乞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田既先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蘇州之水患息矣然治田之法若總而論之則瀚漫而難行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何也今蘇州水田之最合行修治處如前項所陳南北不過一百二十餘里東西不過一百里今若于上項水田之內循古人之跡五里而為一縱浦七里為一橫塘不過為縱浦二十餘條每條長一百二十餘里橫塘十七條每條長一百餘里共計四千餘里每里用夫五千人約用二千餘萬夫至和中開崑山塘每里用夫二千五百人塘面濶六丈底濶四丈深四尺每里積土計三十萬尺分為兩岸每岸底祇濶一丈四五尺面祇濶四五尺高不及六七尺故不踰一二年又至隳壞故曰總而言之則瀚漫而難行也今且以

二十萬夫開河四千里而言之分為五年每年用夫
四百萬開河八百里蘇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
萬三分去一以為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尚有二千
七萬夫每夫一年借雇半月計得四百餘萬夫可開
河八百里却以上項四百餘萬夫分為十縣逐縣每
年當夫四十萬開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為六箇
月逐縣每月計役六萬六千餘夫開河十三里有零
以六萬六千夫分為三十日則逐縣每日役夫二
千二百人開河一百三十二步將二千二百人又為
兩頭項祇役一千一百人開河六十六步雖縣有大
小田有廣狹民有衆寡及逐日所開河溝所役夫數
多少不同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多治田少者頭項少
雖千百項可以一頭項盡也臣故曰析而論之則簡
約而易治也如此而治之五年之內蘇州與隣州之
水田殆亦盡矣塘浦既浚矣隄防既成矣則田之水
必高于江江之水亦高於海然後擇江之曲者而決

之及或開盧漑浦皆有功也何則江水湍流故也故
曰治田者先也決水者後也江流既高矣然後又究
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于城是雖有大水不
能為蘇州之患也此治水田之大畧也昔有七堰今
復五堰者今祇有五門故也蘇州設堰固亦舊矣劉
公著作嘗引唐白居易九日蘇州登高詩云酒酣憑
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是唐之世已有堰矣至
端拱二年轉運使喬惟岳方始廢之蓋隄防既壞水
得瀦容於民田之間水勢稍低故可廢其堰也其早
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浚治港浦以畝引江海之
水及設堰門以瀦春夏之雨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
無虞矣五論乞循古人之遺跡治田者臣昨來所乞
蘇州水田一節罷去其某家注某家浜之類五里七
里而為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土
以為隄岸使塘浦濶深而隄岸高厚塘浦濶深則水
流通而不能為田之害堤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

必趨于江今具蘇州秀州及沿江沿海水田旱田見
存塘浦港澀堰門之數凡臣所能記者總七項共二
百六十五條并臣擘畫將來治田大約各附逐項之
下謹具下項一具水田塘浦之跡凡四項共一百三
十二條一吳松江南岸自北平浦北岸自徐公浦西
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百二十餘里南岸有大浦
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十八條是古者五里而為
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在松江之南者臣不能記其
名在松江之北六七里間曰浪市橫塘又下北六七
里而為至和塘是七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松江南
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江浦艾祈浦愧浦顧匯浦
養蠶浦大盈浦南解浦梁乾浦石臼浦直浦分桑浦
內薰浦趙屯浦石浦道謁浦千墩浦錐浦張潭浦陸
直浦甫里浦浮高浦塗頭浦順德浦大姚浦破墩浦
蓋頭浦松江北大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北解浦瓦浦
沈浦蔣浦三林浦周浦顧墓浦金城浦木瓜浦蔡浦

下駕浦浜浦洛舍浦楊梨浦新洋浦淘仁浦小虞浦
大虞浦馬仁浦浪市浦尤涇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
浦青邱浦奉里浦任浦松江北橫塘二條浪布橫塘
至和塘已上松江塘浦五十七條並當松江之上流
皆是閘其塘浦高其堤岸以固田也祇因久不修治
遂至隳壞每遇大水上項塘浦之岸並沉在水底不
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元有大岸以固田乃謂古
人浚此大浦祇欲泄水此不知治田之本也臣今擘
畫並當浚治其浦修成隄岸以禦水災不須遠治他
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山西
至蘇州計六十餘里今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十二
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南六七里而
有浪市塘是也外此皆為風濤洗刷不見其跡臣前
所謂至和塘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
田去水患之大利者謂至和塘南北縱浦橫塘皆廢
故也謹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

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真義浦朱塘浦界
浦鳳凰涇任浦蠡塘至和塘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
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雍里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
雉瀆下雉瀆蠡塘官瀆橫塘在南者曰浪市塘已具
松江項內更不再出在此者皆廢已上至和塘兩岸
塘浦二十四條在塘北者今猶有其名而或無其跡
在塘南者雖存其跡而並皆狹小斷續不能固田其
間南岸又有朱涇王村涇北岸又有司馬涇季涇周
涇小蕭涇大蕭涇歸涇吳涇清涇譚涇楮涇楊涇之
類皆是民間自開私浜即臣何所謂某家涇某家浜
之類是也今並乞廢罷祇擇其浦之大者闢開其塘
高築其岸南修起浪市橫塘北則或五里七里為一
橫塘以固田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
濤漸小矣一常熟塘自蘇州齊門北至常熟縣一百
餘里東岸有涇二十一條西岸有涇十二條是亦七里
十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但目今並皆狹小非大段

塘浦蓋古人之橫塘隳壞而百姓侵占及擅開私浜相雜于其間即臣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謹具目今兩岸涇浜之名下項常熟塘東橫涇二十一條闕墓涇楊涇米涇樊涇蠡涇南湖涇湖涇朱涇永昌涇茅涇薛涇界涇吳塔涇尚涇川涇黃土涇圃涇廟涇卞莊涇新橋涇黃母涇常熟塘西橫涇十二條石師涇楊涇玉婆涇高姚涇蘇宅涇蠡涇皮涇廟涇永昌涇野長涇譚涇墓門涇已上常熟塘兩岸橫涇三十三條蓋記其畧耳今但乞廢其小者擇其大者深開其塘高修其岸除西岸自擘畫為圩外其東岸合與至和塘北及常熟縣南新修縱浦交加綦布以為圩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崑山之東至太倉堰身凡三十五里兩岸各有塘浦七八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為朱涇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在塘之北為風濤洗刷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謹具

下項崑山塘南有塘浦七條次里浦新洋江任里浦
下駕浦下吳浦上吳浦太倉橫瀝崑山塘北有塘浦
七條婁縣上塘婁縣下塘新洋江低里浦黃剪涇上
吳塘下吳塘橫塘四條朱瀝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
塘已上塘瀝十八除新洋江下駕浦曾經開浚餘並
未嘗開浚今河底之土反高于田中每遇天雨稍闕
則更不通舟船天雨未盈尺而田盡渰沒今並乞開
浚以固田已具下項一具旱田塘浦之跡凡三項一
百二十三條一松江南岸自小來浦北岸自北陳浦
東至海口並是旱田約長一百餘里南有大浦一十
八條北有大浦二十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
其橫浦之在江南者臣不記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
而為雞鳴塘練祈塘是七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謹
具下項松江南岸有大浦一十八條小來浦盤龍浦
朱市浦松子浦野奴浦張整浦許浦魚浦上燠浦丁
灣浦蘆子浦漣瀆浦釘鈎浦上海浦下海浦南及浦

江苧浦爛泥浦松江北岸有大浦二十條北陳浦顧
浦桑浦大黃肚浦小黃肚浦章浦樊浦楊林浦上河
浦下河浦仙天浦鎮浦新華浦槎浦秦公浦雙浦大
塲浦唐章浦貴州浦商量灣橫塘二條雞鳴浦練祈
浦已上塘浦四十條各是試引江水以灌溉高田祇
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江水又低故逐年常患旱
也議者乃謂于此諸浦決泄蘇州崑山長洲及秀州
之積水是未知古人設浦之意也今當令高田之民
治之以備旱災則高田獲其利也一太倉堰身之東
至茜涇約四五十里凡有南北大塘八條其橫塘南
自練祈塘北至許浦共一百二十餘里有堰門及塘
浜約五十餘條臣能記其二十五條旱田而橫塘多
欲水之周流于其間灌漑之意也今皆淺淤不能引
水以灌于田謹具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倉東橫涇
半涇塘青堰橫涇五家堰橫涇鴨頭塘支涇楊墓子
涇茜涇東西之塘及堰門等二十五條方秦塘錢門

塘劉塘張堰門薛市門黃姑塘吉涇塘沙堰門太倉
塘包涇古塘吳堰門顧堰門廟堰門岳涇李堰門丁
堰門湖川門黃涇杜漕塘雙鳳塘斜門直塘支塘李
墓塘以上堰身已東塘浜門涇共三十三條南北者
各長一百餘里接連天浦並當浚治以灌溉高田東
西者橫貫三重堰身之田而西通諸湖若深浚之大
者則置閘斜門或置堰而下或水亟遇大旱則可以
車畝諸湖之水以灌田大水則可以通放湖水以灌
田而分減低田之水勢於平時則潴聚春夏之雨澤
使堰身之水常高于低田不須車畝而民田足用一
沿海之地自松江下口南連秀州界約一百餘里有
大浦二十條臣今能記其七條自松江下口北繞崑
山常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百餘里有港浦六十餘
條臣能記其四十九條是五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
橫塘在崑山則為八尺涇花莆涇在常熟則為福山
東橫塘福山西橫塘謹具下項松江口下南連秀州

界有大浦七條三林浦杜浦周浦大白浦邱瀝浦戚
崇浦羅公浦松江口下北繞蘇州崑山常熟縣界至
江陰軍界有港浦四十九條北及浦下田浦掘浦上
夾浦下練祈浦桃源浦練祈浦顧涇浦六岳浦採桃
浦川沙浦下張浦新漕浦茜涇浦楊林浦七了浦御
港浦北浦尹公浦甘草浦唐相浦陳涇浦錢涇浦並
湖浦吳泗浦鎗脚浦下六河浦黃浜浦沙營浦白茆
浦金涇浦高浦許浦塢溝浦千步涇耿涇浦新涇浦
崔浦水門浦鰻鰥浦吳涇高涇西陽浦新涇陳浦張
涇湖涇吳浦黃泗浦橫塘四條八尺涇花浦福山
東橫塘福山西橫塘以上沿海港浦共六十條各是
古人東取海潮北取楊子江水灌田各開入堙阜之
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間作橫塘一條通灌諸浦使
水周流于高阜之地以浸潤高田非專欲決積水也
其間雖有大浦五七條自積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
遠三五十里至一百餘里地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積

水既被低田堤岸隳壞一時漫流潴聚于底下平濶之地雖開得上項大浦其積水終不肯遠從高處而流入於海唯大水之年決之則暫或東流爾今不拘大浦小浦並皆淺淤自當開浚東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臣所擘畫治蘇州田至易曉也水田則做岸防水以固田高田則浚塘引水以灌田此衆人所共知也但自來治水者舍常而求異忽近而求遠而反謂做岸固田浚塘引水之說為淺近而不肯留意遂因循至此今欲知蘇州水田旱田不治之由觀此篇可見其大畧以上水田旱田塘浦之跡共七項總二百六十四條皆是古人因地之高下而治田之法也其低田則濶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其高田則深浚港浦畎引江海以灌田後之人不知古人灌田固田之意乃謂低田高田之所以濶深其塘浦者皆欲決泄積水也更不計量其遠近相視其高下一例擇其塘浦之尤大者十數條以決水其餘差小者更不

浚治及興工役動費國家三五十萬貫石而大塘大浦終不能泄水其塘浦之差小者更不曾開浚也而議者猶謂此小塘小浦亦可泄水以致朝廷逾不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更不浚治積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槩為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數百里沃衍潮田盡為荒蕪不毛之地深可痛惜臣竊思之上項塘浦既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皆人力所為也然自國朝統御已來百餘年間除十數條大者間或浚治外其餘塘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當不問高低不拘小大亦不問可以決水與不可以決水但係古人遺跡而非私浜者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役旋決修治係低田則高作堤岸以防水係高田則深浚港浦以灌田其堰身西流之處又設斗門或堰門或堰閘以瀦水如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憂矣後二項非要切不錄賈之書甚多今獨摘其要者錄于此賈既累上其說五

年九月許詣司農寺陳白寺以其說上聞詔以亶為
司農寺丞提領兩浙路興修水利六年亶以其說鏤
板徧下州縣許諸色人者詳合議焉初亶言蘇州水
利其書與圖大抵以為環湖之地稍低常多水汭海
之地稍高常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跡縱則有浦橫則
有塘又有門堰淫瀝而基布之亶所能記者總二百
六十餘所今欲畧循古人之法七里為一縱浦十里
為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為堤岸度用十萬夫水治
高田旱治下澤要以
三年而蘇之田治矣朝廷始得亶書以為可行遂真
除司農寺丞令提舉興修亶至蘇興役凡六郡三十
四縣比戶調夫同日舉役轉運提刑皆受約束民以
為擾多逃移會呂惠卿被名言其措置乖方熙寧元

年正月一日有旨邨亶修圩未得興工官吏所見不同各具利害聞奏人皆驩然十五日庭下方張燈吏民二百餘人交入驛庭喧闐斥罵燈悉蹂踐驛門亦破亶幘頭墮地一小兒在旁亦為人所挈前此方盡遣諸縣令出郊標遷圩地至是諸令鳴鑼散衆遂罷後亶追司農寺丞送吏部流內銓

亶既歿其子將仕郎僑又嗣緝其說因歲事亦有所建明今亦錄其大畧

僑書大畧云浙西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志有堤防

堰閘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畝
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
水耳暨納土之後至于今日其患方劇盖由端拱中
轉運使喬維岳不究堤岸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畎澮
之利姑務便于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
尚可尋繹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
間司冗職既已罷廢則堤防之法䟽決之理無以考
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專遣使者興修
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源來歷
及前人營田之利皆失舊聞受命而來恥于空還不
過遽採愚農道路之言以為得計但以目前之見為
長久之策指常熟崑山枕江之地為可導諸港而決
之江開福山茜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堤堰
所以防太湖泛溢滄浚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渚
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田瀾漫盈溢然後
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行而瀦于蘇之長洲常熟

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
民田悉已被害然後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浦又以水
勢之方出于港浦復為潮勢抑回所以皆聚于太湖
四郡之境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瀰漫不可治也
此足以驗開東北諸渚為謬論矣又況太湖蓋積十
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領阪重復間當其
霖潦積貯溪澗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金
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併會于宜興以入
太湖一水自杭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衆流而下
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即
古所謂震澤也昔禹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
今則二江已絕唯吳松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既隘于
昔又為權豪侵占植以菰蒲蘆葦又于吳江之南築
為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于江之中流多置閘
斷以遏水勢是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瀚漫日淤月
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遽漲潮沙半為平地積雨滋

久十縣山源併溢太湖當蘇湖常秀之間陂淹浦港
悉皆瀰漫四郡之民惴惴然有為魚之患疑望廣野
千里一白少有風勢駕浪動輒數尺雖有中高不易
之地積已成實頃刻蕩盡此吳民畏風甚于畏雨也
吳松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
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為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
仰徒勞無益愚今者所究治水之利必先于江寧治
水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跡決于西江潤州
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崗尋究函管水道決于北海常
州治宜興潞湖沙子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
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
不入太湖為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闢吳
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於青龍華亭而
入海仍開浚吳松江官司以隣郡上戶熟田例數錢
糧于農事之隙和雇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湖風濤
為害之處並築為石塘及於彭匯與諸湖濠等處尋

究昔有江港自南涇北以漸築為堤岸所在陂淹築
為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港浦仍體究枯湖澱山湖
等處何因民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
並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
山源決于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
此前所謂旁分某支脉之流不為腹內畎畝之患者
此也水為東南患其來久矣獻其端者大抵二說一
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浦為說一則以使植利戶浚
涇浜作圩埭為說是二者各得其偏未容俱是何
以言之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無近効若止于浚涇
作埭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為首尾乃
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不得已欲兩者
兼行以規近効亦有其說若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
若先開崑山縣之茜涇浦使水東入于大海開崑山
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於松江開常熟縣之許浦
梅里浦使水北入於揚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縣界之

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遏常潤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縣之五卸堰使水趨于揚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非不知此然開浦未久而汙泥尋塞決堰未多而良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開以防江潮而不知浚流以泄沙漲故有堙塞之患雖知決五卸堰水而不知築堤以障民田故有飄溺之虞且復一于開浦決堰而不知勸民作圩埭浚涇浜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年蘇湖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愚故曰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為首尾則可盡其善某所乞開崑山常熟縣之茜涇等浦必置堰開者且以茜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泄水甚徑然其地浸高比之蘇州及崑山縣地形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為文具所開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于以地面為丈尺而不知以水面為丈尺不問高下而

勻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兼又浦口不置堰閘賺入潮沙無上流水勢可衝遂致浦塞愚故乞開茜涇等浦須置堰閘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或聞范叅政仲淹葉內翰清臣昔年開茜涇等浦亦皆有閘但無官司管轄而豪强者保利于所得不時啓閉遂致廢壞鄉人往往能道其事若推究而行之則所開之浦可久而無弊某所乞復常州無錫縣界望亭堰閘俾蘇州管轄者蓋以常潤之地比蘇州為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海岸其地亦高蘇州介于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為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為大海岸道所障其水豬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轄望亭堰閘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愚先乞開茜涇等浦以決水有東流之便次乞謹守望亭閘俾水無西衝之憂既望亭之西自有五瀉堰可以決水徑入于北江若使常潤之水決下北堰則不唯少舒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

入於江矣某所乞決常州無錫縣界之五瀉堰使水
北入于揚子江者此堰決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非
不施行然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止知決堰
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堤岸以防水勢故也五卸
地形與民田相去幾及丈餘平居微雨水即溢堰而
過已有浸溺之憂今直欲決去其堰使諸路之水舉
自出而不增高其民田圩岸以為隄防則決堰
未多而民田已沒某嘗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
淮南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為逆河入于
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宣
歙而來至于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于震澤震澤
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二江已不
得見今止松江又復淺汙不能通泄且復百姓便于
已私於松江古河之外多開溝港故上流日出之
水不能徑入于海支分派別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郡

界內即先父比部水利奏中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南而北矣雖于崑山常熟兩縣開導河浦修築圩埭然上流不息諸水輻湊或風濤間作或洪雨繼至所開浦河必皆壅滯所築圩埭必有衝蕩蓋松江北岸三十餘浦唯鹽鐵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楊子江外其餘皆連接平江湖濇合而為一非徒無益為害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即便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為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即吳松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為賊水所壅諸縣圩岸亦免風波所破某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松江而東至于海入松江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嘗考漢晉隋唐以來地理志今之平江乃古吳郡至隋平陳始置蘇州漢時封境甚濶隋開皇中始移于橫山下唐貞觀中復徙于闔閭舊城而又湖州乃隋時仁壽

中于蘇之烏程縣分置秀州乃五代晉時吳越王以蘇之嘉興縣分置所謂錢塘毘陵在古皆吳之屬縣以地勢卑下松江邊海有為堤岸以防遏水勢如唐志所載秀州之海鹽今李諤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稱去縣西北六十里有漢塘大和中再開疑即僑今所謂開鹽鐵塘以泄吳松江水者也又載杭州之餘杭令歸某築再道高廣徑直百餘里以禦水患又載杭州鹽官縣亦有捍海塘堤二百十四里即知古人治平江之水不專于河而築堤以遏水亦兼行之矣故為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松兩岸塘堤不唯水不北入于蘇而南亦不入于秀兩州之田乃可壑治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松江殊不知開吳松江而不築兩岸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湊而來適為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于海故也倘效漢唐以來堤塘之法修築吳松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

澤之大纔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瀾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回環四合無非水者既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豬馮之餘其淺淤者皆可修治永為良田况五縣積水中所謂湖瀼陂淹若湖則有澱山湖練湖陽城湖巴湖昆湖承湖尚湖石湖沙湖瀼則有大泗瀼斜塘瀼江家瀼百家瀼鰻鰵瀼瀼則有龍墩蕩任周蕩倪堡蕩白坊蕩黃天蕩雁長蕩淹則有光福淹尹山淹施壩淹赭墩淹金涇淹明杜淹僅三十餘所雖水勢相接畧無限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置其水復于隄防四傍設為斗門水瀨即大水之年足以瀦蓄湖瀼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埤無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溝洫

有畝畝之利其餘若斜塘灤大四灤百家灤之類深
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尺而已本是民田皆可相視
分勒人戶借貸錢糧修築圩埭開導涇浜即前所謂
湖灤三十餘處者往往可治者過半矣某聞江南有
萬春圩吳有陳滿塘皆積水之地今悉治為良田坐
收苗賦以助國用郊氏再世有水利之學雖不能為
必可行然用心甚專為說甚詳
故錄之以備論議者之參稽焉

熙寧六年八月檢正中書刑房工事沈括復言制西江
浦淺涸者當濬荆東隄防川瀆堙沒者當修請下司

農貨錢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兩浙水利

土人傳括欲決松江

之千墩金城諸匯又欲開無錫之五瀉堰以洩太湖而入于北江導海鹽之蘆漚浦以分吳松而入于海

於崑山常熟二縣深闢諸浦遇東南風則水北下于
楊子遇西北風則水南下於松江庶可紓患夫治水
者當浚其下流下流既通則上流可道也范文正公
嘗與人書云天造澤國衆流所聚或淫雨不能無災
而江海之涯地勢頗高溝瀆雖高不決不下如無所
壅良可減害若其浚深江潮乃來愆亢之時萬戶畎
澮此所以旱澇皆為利矣此智者之言也范公之跡
固未遠求其舊而續其功不亦善哉至于羣言衆說
各有見焉擇其便
者裁而用之可也

元祐中宜興人單諤作陽羨風土記專論單子發荆谿
吳中水利其說本專為荆谿橫塘百瀆之塞以及於
松江震澤之水勢其略謂荆谿受宣歙蕪湖江東數

郡之水行四十五里至震澤古人以谿流不足以勝
數郡奔注之勢復於震澤之口開瀆百條各有地方
之名而總謂之百瀆又開橫塘瀆一條綿亘四十里
以貫百瀆而通瀕湖諸鄉阡陌之水蓋橫塘直南北
以經之百瀆直東西以緯之既分荆溪之流下震澤
由震澤入太湖抵松江由江入海是以昔年未嘗有
水患而震澤亦不為吳中害今荆谿受數郡之水不
少減而百瀆橫塘大半堙塞又蘇湖常三州之水瀦

為太湖由松江以入海慶歷二年以松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接續築松江長堤界於江湖之間堤東則江堤西則湖江之東即大海堤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乃遏以長堤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快又自松江至海浦諸港復多沙泥漲塞茭蘆叢生隄傍亦沙漲為田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瀰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逋失者不貲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

村之民運其漲泥鑿吳江隄為木橋千所以通陸行
隨橋硤開茭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
江使太湖水繇華亭青龍以入海則三州無水患又
以陽羨言之臨江數里皆民廬墓今皆在風波浩渺
中矣風靜水澄樹根磚石畢見官能於農隙率清泉
祠山君山三鄉瀕湖植利人戶尋百瀆與橫塘舊界牌分
力開通遇歲大水則可疏荆谿交合之流順注震澤
若歲大旱則可引百瀆及橫塘之水灌溉民田雖有

水旱豈能侵歲哉謬又有書名荆谿集亦載此說時

蘇文忠公在翰苑奏其書請行之弗果

單謬吳中水利書切觀蘇

常湖三州之水為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為害于三州逾五十年矣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舊跡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均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于汪洋之波視之茫然猶摘塹索途以為不可治也聞有忠于國志于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于此而畧于彼以謬視其跡自溧陽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堰壅則首也宜興荆谿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衆瀆則絡脉衆竅也吳江

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怙然猶不謂之已死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久矣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為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可見矣諤視熙寧八年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遊鱉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旁穿小巷歷年不遇旱皆為泥沙湮塞與平地無異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槁死迄今十四載其田即未有可耕之日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水利屢上書監司乞開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于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夫

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歷二年欲便糧運遂築此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于岸西之水一二尺此堤岸阻水之跡可覽矣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茭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成一村昔為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塲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也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障今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茭蘆生茭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不可得也今欲洩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

千所橋硤各濶二大每十橋可開水面二十丈千橋
共開水面二千丈隨橋硤開茭蘆為港走水仍于下
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
州之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古有洩水入江
一十四瀆曰孟瀆曰黃汀瀆曰東函港曰戚氏港曰
五瀆港曰梨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曰支子港
曰蠡瀆曰牌涇皆皆以洩衆水北下江陰之江今存
者無幾二浙之粮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
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瀆立
為斗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以制水入江若無隄
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
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括者輒去五瀆堰走運河之水
此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為百姓所訟即罷提舉
始欲以為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
敗事也諤觀主簿張宴進狀言吳江岸為阻水之患
涇函不通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

之術蓋古之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梓木為之中
用銅輪刀之衝水則草可剝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
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有此也今先開鑿
江河故道堙塞之處洩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
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宜興
縣西有夾苧千瀆洩長塘湖東入漚湖由漚湖入大
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
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港北入大江今皆存名
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欲依古開通皆為彼豪
民計構不行倘開夾苧于通流則西來入震澤之水
可以殺其勢深利于三州之田也熙寧八年歲大旱
諤觀太湖水退數里其地皆有昔日邱墓街井枯木
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為民田今為湖也以是推
之太湖寬廣愈于昔時昔云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
岸及諸港湮塞積水不洩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
昨熙寧間校正張諤命屬吏殿丞張慤相視蘇秀二

州海口諸浦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慙相視四申以謂
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諤謂
慙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諸浦所以通百川
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為置諸浦也百川東流則有
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
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勢亦一同諤又覩秀
州青龍鎮有安亭江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洩水
入海昔監司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夫籠截商稅
利國能有幾耶湮塞湍流其害寔大又況措置商稅
不為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
出錢開浚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諤觀合開三州諸港
瀆不必全籍官錢蓋三州人民樵悴之久人人樂開
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或者謂昔人創望亭奔
牛呂城三堰蓋為丹陽下至無錫地形東傾古人創
三堰慮運河之水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
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運

者何耶諺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
又一切通江河道未嘗湮塞故運河之水嘗慮走洩
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厯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
港浦一切湮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洩二堰雖
廢無害今若洩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
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或曰
切觀諸縣高源陸野皆有塘園或三四十畝蓋古之
人蓄水以灌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
嘗蓄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鳬雁而已塘
之所創有何益也諺曰塘之為塘是猶堰之為堰也
昔日置塘蓄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
洩則置而為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洩三州之水則
塘亦不可不開以蓄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
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為無益則古人奚為之邪蓋
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于人之
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

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過三州之水反以為害又若廢安亭江使之不漏商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戾古者凡如此也嘗見蘇州之菑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洩積水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洩咸上疏言仲淹走洩姑蘇之水不知其利而反以為害謬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觀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于今日

姑蘇志卷十一